

增长或发展的陷阱*

乔特·马格多尔娜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研究了如何更准确地了解会增加陷入陷阱的可能性的传统经济指标衡量的增长和发展情况。我们把发展和增长区分开来，指出匈牙利的增长数据是有利的，但在发展指标方面是落后的。对这种矛盾需要进一步、更详细的分析，以便能够确定独立于增长指标的发展指标的理想目标值，并通过达到这些指标来避免发展陷阱。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从长远来看，发展指标的演变也会影响可持续增长的机会，也会促成更普遍、更系统的质量进步。根据与提出的问题相关的统计数据，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创建一个增长—发展数学模型来表示和计量经济分析动态关系，但在本文的范围内我们未对其探究。

经济文献杂志（JEL）代码：E22，I15，I25，J24，O11，P52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发展陷阱；弹性；适应性；无形投资；增长模式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研究了当一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其中许多国家的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的原因。如果这种情况持续较长时间，则可以说该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然而，这些研究存在弱点，它们的建议通常不足以避免陷阱。

本论文的主题是增长陷阱和发展陷阱的区别，论证避免增长陷阱并不一定能避免发展陷阱。第二章介绍了与增长陷阱相关的最重要的文献论点，并分析了它们在专业和方法上的不足之处，自然而然地承认了增长分析存在的理由。之后，文中提出了一种与发展相关的新型模型，在该模型的框架内，借助发展/发达指标，可以得出关于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结论。发展通常描述过程，发达则描述状态，但后来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我们所说的发展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发展指标恶化或停滞不前的情况。在本文中，我们依托统计数据，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指标，考察了匈牙利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V4）¹在这些指标上的位置，并分析了奥地利的数据作为进一步的比较。这样做的原因是，最好先将我们自己的结果与我们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联系更紧密的国家的结果进行比较。未来，调查应扩展到更多国家，例如成功

*所发表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官方主张。

乔特·马格多尔娜（Csath Magdolna），帕兹马尼·彼得天主教大学研究负责人及匈牙利国家行政大学外聘教师。电子邮箱：csath.magdolna@uni-nke.hu

本文原文发表在《金融与经济评论》杂志匈牙利语版2022年6月号《我们的未来景象》专栏。<https://doi.org/10.33893/FER.21.2.152>

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V4）：捷克、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避免陷阱局面的亚洲国家。最后，本文认为，由于以GDP衡量的增长模型存在不足之处，如果将中等收入陷阱分析扩展到对发展进行考察的中等发展研究，则可以实现更客观的评估，如果不只有GDP或人均我们会给出要实现的目标，不仅是人均GDP值，而且是与经济指标分开的发展指标的值。这将促成系统性思考，长远来看不仅对增长，而且对社会发展都有好处。

二，收入陷阱研究：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一直在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从相似的经济状况出发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在长期内表现出不同的模式。起初，发展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来衡量的。人们分析了一些国家的人均GDP值在较长时期内的发展情况是稳定增长，还是停滞不前或在某个特定点开始下降。如果出现停滞或减速，我们可以说是陷阱情况。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首次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人们还引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吉尔（Gill）和及其合著者（2007）比较了东亚国家的增长潜力。他们发现，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应停留在生产性经济的成功位置，而应增加知识型创新经济的比重。以韩国为例，当大量资金投资于创造高附加值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国内部门以及必要的创新和知识时，该国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其结果之一是，虽然1990–1994年期间每年平均注册专利数量为每十万名居民1.44件，但到2000–2004年增加到8.67件，增长了六倍²。就增长理论而言，这意味着从新古典增长模式向新的内生增长模式转变，根据这种模式，增长可以来自内力、知识、创新、现代技术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³的提高，这对于提高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吉尔（Gill）和卡拉斯（Kharas）（2015）在后来的分析中认为，乌克兰等几个国家很可能会陷入陷阱。他还警告说，一个国家即使在成功几年后也可能最终陷入陷阱。原因可能是，例如，经济结构的变化跟不上环境机会和威胁的变化，出口产品结构也变得僵化，不能足够灵活地跟随市场变化。但国家经济激励措施针对性不强、效果不佳、附加值低，也会造成陷阱局面。作者认为，国家经济刺激的有效性需要高质量的大学、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以及鼓励进取、创新公司的良好环境。

研究者们还指出了另一个重要特征：区域经济和总体发展差异的危险。这些也可以防止一个国家避免陷阱情况。加莱特（Garrett）（2004）提请注意民主化也带来经济成功的频繁简化。他举例表明这是不被实践所支持的。据他介绍，那些只存在价值链组装单元的民主化国家如果不向上移动价值链，转向创造更大附加值的活动，就很容易掉入陷阱。加莱特说，组装操作是发展的“自然限制”。大野（Ohno）（2013）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警告说，赢家和输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取决于积累的知识和技能的数量。通过市场自由化和外资投资，可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要迈向更高水平，

² 吉尔等，2007:155，表 3.6。

³ 全要素生产率：一个综合考虑技术发展、知识、创新和管理水平对生产率影响的指标。

则需要建立确保人力资本持续发展的制度。仅仅输入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本地知识。根据他的说法，当最初的优势——无论是矿产或其他自然资源，还是对投资者有利的廉价劳动力——耗尽时，就会出现陷阱情况，同时不可能创造出能创造高附加值的新经济结构，以及基于知识，或鼓励本地知识创造的制度体系。斯蓬斯（Spence）（2022）也强调了这一思路。

黄（Huang）及其合著者（2017）提请注意另一个导致陷阱风险的因素，即生产力水平低下或恶化。以中国为例，他们正在研究中国可以在低投资成本的基础上保持“世界工厂”多久而不落入陷阱。作者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但生产率水平低下是一个陷阱，其原因之一是资本投资效率的下降。他们建议，应该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工业发展，因为这将带来更大的附加值生产和更高的生产力水平。

里佩尔（Rippel）（2017）也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投资创新和价值链进步的重要性是中国迎头赶上的条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19年的报告将生产力问题视为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受资助国家的陷阱风险。尽管投资率占GDP的比例很高且GDP增长强劲，但生产率仍然很低。报告认为，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在技术和技术上越现代化，就越需要高技能和有能力的人力资本。这也是提高生产力的条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得出结论认为，增速放缓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一二十年后会耗尽其增长资源，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不是基于知识和技术的进口，而是基于本地创新和知识创造。这需要灵活性和面向未来的思维。这就是韩国在转向知识型经济发展模式时所做的。得益于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迅速，这有助于实现物质资本的最佳利用。其他研究也强调创新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方法。

毛托尔齐（Matolcsy）和保洛陶伊（Palotai）（2019）也提请注意生产力问题。他们指出，通过雇用新员工来实现数量增长的增长现在已接近极限。因此，需要提高生产率，使工人流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并使经济结构普遍现代化。

保斯（Paus）（2017）这样说：要创新，否则你会被毁掉！作者考察了拉丁美洲国家，并从中得出适用于亚洲的结论。他指出，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长期陷入增长陷阱。究其原因，是之前的劳动密集型、低生产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未能转向更具创新性、生产率更高、销售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即中国的结构。经济现代化的速度不够快。除其他外，这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低。南美洲的经济增长也受到严重不平等的限制，这阻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

最后，值得引用的还有对v4国家进行的两项分析的结果。欧盟委员会的研究（EC 2020）使用经济、生产力和就业数据分析区域收入陷阱。欧盟委员会指出，欧盟有几个地区处于陷阱状态，尽管这种情况的人均GDP值高于文献中通常给出的值。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些落后地区削弱了经济扩张的可能性，同时——由于国家宏观指标掩盖了这些地区的弱点——很少有人关注它们。研究人员将欧洲地区分为3组，分别处于高、中、低收入水平。一些v4区域也属于第三组，但它们不再包含在详细介绍的案例研究中。滞后的原因被定义为附加值低、创新能力弱和生产力水平低。可以看出，这些因

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恰恰可以通过具有更多创新和更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来实现。研究人员认为，摆脱陷阱的情况可以通过投资知识、更多的研发投资和更有能力的地方管理来解决。他们指出，如果没有知识投资，更多的实物投资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将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欧洲中央银行（ECB）（Žuk – Savelin 2018）的分析基于2000年至2016年的数据检验了趋同速度，该数据通过人均GDP的演变来衡量。这份涵盖17个国家的分析，已经提到了所考察的国家不得不从“命令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至2016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最高的是立陶宛，最低的是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值倒数第三，但我们必须立即提到比较的弱点：显然，从更高的层次跳下去更难。一个更好的指标是与欧盟平均水平的比较。以2016年人均实际GDP（购买力平价）计算，捷克领先，匈牙利在17个国家中排名第7。该研究说，根据2017年的数据，匈牙利要到2025年达到欧盟人均GDP的平均水平，需要年增长率超过5%。即使增长率低于3%，捷克也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该研究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已经触及了人均GDP指标的缺点，指出随着指标值的增加，教育水平或整体健康状况不一定也会改善。这就是为什么他建议除了增长指数之外还要研究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 HDI）。HDI指标考虑了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在校年限、受教育年限以及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变化。最近，它还分析可持续性，计算通过各种指标衡量的各个经济体的环境影响。最后，该研究警告说，经济结构对陷阱情况的可避免性具有重大影响。增加更具竞争力、创新和知识含量更高的部门的比例，并增加国内附加值在出口中的比例，可以减少陷入陷阱的机会。然而，为此诸如每百万居民获得批准的专利数量必须增加。

在调查期间，在17个被分析的国家中，只有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北马其顿这三个国家的这一数值有所下降，而波兰和捷克则显著上升。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成就只有在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中得到体现，才能对经济绩效做出贡献。这种情况与教育结果类似。如果经济结构不能提供一个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的工作场所，那么拥有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是没有用的。这也是一个效率问题，因为不仅是未使用的机器，而且未使用的知识都是一种损失。

三、中期增长陷阱的主要缺陷分析

正如我们所见，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很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寻找增长停滞的原因。其中，通常提到经济结构的价值创造能力低下、创新和知识水平薄弱、生产率提高缓慢等。此外，政府素质、腐败程度高、地区差异过大、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仍然存在。研究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与原来的索洛模型形成对比，在索洛模型中，投资是主要的外部、外生增长来源。索洛模型还警告说，如果我们只投资基础设施和有形的东西（tangible investment），技术进步就不够快。技术和知识水平之间的差距阻碍了技术的有效应用。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无形投资（intangible investment）很重要，它将知识和技能提高到所需水平，即加强人力资本，其重要性主要由内

生增长模型显示。但是，这些指标仅作为增长条件进行分析。该研究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对于人均GDP值并没有达成共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定下来，就已经表明存在陷阱。斯蓬斯（Spence）（2011）将该值定为10000美元⁴。费利佩（Felipe）（2012a; b）指出了两个中间区间：一个在2000美元到7500美元之间，另一个在7500美元到11500美元⁵之间。据此，如果一个国家停留在第一档位超过28年，或者停留在第二档位超过14年，就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作者在所调查的52个国家和地区中的35个国家和地区经历了陷阱。

在最近提到的一项分析中，人均GDP为10000–11000美元和15000–16000美元表明存在陷阱风险（EC 2020）。其他人不给出绝对值，而是给出增长的百分比。艾兴格林（Eichengreen）和及其合著者（2013）将此定义为根据7年移动平均线衡量至少2个百分点的放缓。

还有一些作者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与美国等样本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进行比较，分析是否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检测到趋同（Im – Rosenblatt 2013; Agénor – Canuto 2012）。这也指出了一个更严重的缺陷，即选择GDP或人均GDP作为最重要的比较指标是否足够。以GDP衡量的增长可能是“不良增长”，这与不创造重大新价值但危害环境的投资有关。因此，以增长为目标是否足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您确定数量增长也带来发展吗？各国的真实结果能否完全根据GDP指标进行比较和评估？毕竟，它们很可能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另一方面，在日益复杂和不可预测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用其他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运作的有效性是否合理？显然，单一的经济指标不能令人满意地描述它是否对危机情况做出了良好的反应，或者它能够多快、多成功地进行变革。弹性和适应性不是经济增长的问题。相反，它取决于人口和社会的特征、历史和文化遗产以及合作技巧。因此，在瞬息万变的条件下追赶最先进的速度，也取决于这些特性。仅仅有新的价值观、工厂、学校是不够的。它们还必须高效且具有成本效益地运作。因此，有必要超越“投入”方法，报告我们最终在某些投资上花费了多少。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投入获得了多少结果和影响（结果），我们创造了多少新价值。出于这个原因，建议进行不以成本为导向而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发展研究，即资源利用效率被认为是避免陷阱的重要因素。

最后，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不足之处和成功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必要条件，建议通过发展分析扩大收入增长研究。也有这方面的实验，现在介绍其中最著名的三个。

四，也对发展指标进行检查的分析

决定如何描述好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特征可能会使创建统一模型变得更加困难。无论如何，有比较基本发展指标的举

⁴ 2005年购买力平价。

⁵ 1990年购买力平价。

措。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衡量人类发展的联合国分析。表1显示了1990年至2019年HDI指数值的演变。

表1 国际比较中人类发展指数值的变化（1990–2019）

国家	1990	2000	2010	2014	2015	2017	2018	2019	1990年至 2019年 值变化	平均年 增长 (%)
匈牙利	0.708	0.772	0.831	0.838	0.842	0.846	0.850	0.854	0.146	0.650
捷克	0.738	0.804	0.870	0.888	0.891	0.896	0.898	0.900	0.162	0.690
波兰	0.718	0.790	0.840	0.858	0.863	0.873	0.877	0.880	0.162	0.700
斯洛伐克	0.741	0.765	0.831	0.847	0.850	0.855	0.858	0.860	0.119	0.510
奥地利	0.803	0.847	0.904	0.913	0.915	0.919	0.921	0.922	0.119	0.480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20）

在表1中，我们看到最大的HDI值变化和年均增长发生在捷克和波兰。其次是匈牙利的数据。如果我们也检查人均GDP数据，我们会发现波兰和斯洛伐克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最大的进步。这可能与HDI指数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国民收入指数有关。奥地利在HDI和人均GDP指标方面的排名也有所改善，一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从一个更高的水平开始，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基于基础研究的不足之处。2019年，挪威的HDI指数最高，为0.957。在被考察的189个国家和地区中，奥地利排名第18位，捷克第27位，波兰第36位，斯洛伐克第39位，匈牙利第40位，在被考察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但与斯洛伐克的数值相差不远。

另一项研究也分析了发展指标，列格顿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在这方面已做了15年（Legatum 2021）。使用300项指标分析167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其中大部分是人类和社会发展指数，但也考虑了经济数据。排名不仅基于联合综合指标，还基于特定领域的指标。Legatum繁荣指数研究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不能仅通过其取得的经济和物质成果的多少来衡量。个人和社会层面是否有发展也很重要。通过发展，人们了解健康状况的改善、知识水平的提高和预防自然环境状况（例如空气质量）恶化。研究者认为，为了改善发展指标，透明和高效的治理是必要的。在2021年的排名中，匈牙利在所分析的16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4位。这比2020年好两个名次，但我们仍然落后于第27名的捷克、第35名的斯洛伐克和第36名的波兰。匈牙利在政府效率（82）和市场环境透明度（78）指标方面处于最差的位置，而且在健康状况方面，我们仅排在第51位，仅波兰在V4中排名较差。同时，根据经济数据计算，我们的排名要好得多，领先于斯洛伐克和波兰，排在第33位。例如，研究人员用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和就业来衡量经济状况，而健康状况则用预期寿命、身心健康和疾病预防系统的发展来描述。研究证明，即使在经济成果良好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发展指标也可能较弱，这可能证明设定目标值以提高这些指标的价值是合理的。分析的优点在于，除了经济指标外，还分析了人类和社会发展指标。根据每

个主要主题创建排名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300个指标很多。显然，它们对发展的权重并不相同，因此可能会出现由于权重相同，许多不重要因素的不利评价对最终订单的影响大于少数几个取得良好结果的情况，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项显示社会进步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icator, SPI）的有趣研究，该研究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但拥有全球专家网络。研究人员在三个领域分析了这些国家的结果。它们是：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福祉的基础和人们可获得的机会。这项研究主要评估获得发展的机会，而不是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它考察了获得适当医疗保健和不同层次教育的机会、获取信息的自由、个人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以及社会的凝聚力。在基于52项指标对16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的2021年研究（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 2021）中，捷克排名第22位，斯洛伐克第33位，波兰第35位，匈牙利第42位。我们在获得健康和高等教育方面排名最差，这显然是发展的指标。该研究还考察了环境特征和公民自由。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其综合的方法和多方面的兴趣，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形成被考察国家发展水平的形象。因此，对于其中是否存在陷入中等发展境地的人，则不予置评。然而，显示获得发展机会的可能性的国际比较可以给出关于应该使用哪些指标来分析发展的想法。

三项分析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在经济结果之外，还评估人类和社会发展以及发展机会。所使用的指标允许分别衡量几个领域的结果。研究人员并不试图系统地描述各国的总体发展水平、经济、人类和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影响。最终，通过对三个发展指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指标好的国家的发展指标可能远弱于增长指标。这也可以警告说，一个没有受到增长陷阱威胁的国家可能会面临发展陷阱的风险，这可能会使它在以后更接近增长陷阱的情况。

下面，我们将转向国内的一些研究和出版物，这些研究和出版物也分析了经济、竞争力、发展和陷阱状况之间的关系。

五、成长、竞争力、发展与陷阱境遇：匈牙利国内的思考

匈牙利国内文献也处理了增长陷阱的情况。鲍洛陶伊（Palotai）和维拉格（Virág）（2016）建议加强价值创造能力以避免陷入陷阱。而为此，还需要提升创新能力。作者还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它就无法加强竞争力。他们指出，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高的结果必须体现在实现人类发展机会、良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他们这样说：“经济竞争力和追赶的关键问题是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人力资本是长期增长潜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国家能够实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可以通过提高教育系统和医疗保健系统的性能来改善人力资本的质量特征”（Palotai – Virág 2016:701）。

作者正确地强调了发展特征的重要性，指出了发展特征对提高竞争力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最后，研究者在寻找增长的来源，并将发展因素主要定义为增长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他强调避免中等增长陷阱的重要

性。然而，无论如何，列出的发展指标也可以很好地用于专注于避免发展陷阱的方法中。维拉格（Virág）（2016；2017）认为，重要的是为提高竞争力创造质量条件，并在价值链中朝着更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以避免陷入陷阱。他还强调了新投资和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查基（Csáki）（2018）和Boda（2022）认为教育和人力投资的作用通常很重要，以避免陷入陷阱。乔特（Csath）（2019；2021）考察了发展指标，并强调创新成果和区域发展差异的缩小是避免陷阱的特别重要条件。匈牙利国家银行（MNB）的各种报告也提到了陷阱的危险。匈牙利国家银行（2021）的报告认为，除其他外，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生产力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该报告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审视了赶超的可能性。他这样说：“为了成功赶上发达国家，从长远来看，每年至少要有2-3个百分点的增长”（MNB 2021:7）。

该报告寻找增长储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影响经济发展的地方附加值的大小有关的调查结果、揭示经济结构薄弱环节的分析以及人力资本的知识健康状况。区域差异影响发展的表现也很突出。所有使用的指标都包含重要信息，尽管将指标分解为输入和结果，即投资和基于影响的指标，将为进一步进行有价值的分析提供机会，准确地与发展水平相关。例如，可以评估作为投入的教育支出与GDP的比例与作为影响/结果值的教育率和知识水平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分析作为投入的IT基础设施投资与拥有IT知识的人员比例以及使用IT系统作为结果的公司比例之间的相关性。投入所取得的成果/效果的大小，不仅是竞争力的重要问题，也是发展的重要问题。这种分析可以在关于作为投入的研发资源与作为结果/结果值的专利数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找到。

当然，匈牙利国家银行的报告并没有试图考察陷阱情况，而是分析增长条件的改善。不管怎样，他的结果也可以用来研究如何避免发展陷阱。从发展过程和更高的发展水平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关键问题。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另一份生产力报告（MNB 2020）指出，一方面，作为发展重要条件的创新过程在匈牙利不够高效，另一方面，数字化支出支持生产力的有效性增长也不令人信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最近的一项分析（2021）也指向后者。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研究，匈牙利的数字发展总体得分为72.5，满分100，与斯洛伐克的得分（72.8）相差不远，是V4中得分最低的国家。同时，在物质支出和建成基础设施方面，匈牙利领先于V4（89.8），但在能力方面落后：匈牙利值为50.9，捷克为78.5，波兰为69.2，斯洛伐克为64.4。但就政府的在线服务而言，我们仅略微领先于斯洛伐克。这些值与匈牙利国家银行研究的结果一致，表明存在效率问题。从数量上看，匈牙利的排名比质量上的排名要好得多，这反过来又恶化了实体投资的运营效率。

匈牙利国家银行（2020）报告清楚地描绘了生产力的多向近似，即提高所分析要素的生产力也会带来发展回报。他就是这样论证的：“改善发展主要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MNB 2020:8）。关于未使用的人力资源潜力的调查结果也值得注意。然而，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从未开发的经济机会的角度来看。马斯洛金字塔（Maslow-piramis）（Maslow 1943）还强调，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大限度地利用能力和知识，即自我实现，是很重

要的。这不仅有助于物质福祉，也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福祉。就生产力而言，未使用的知识是一种资源浪费，因此可以认为是降低生产力的一个因素。

总体而言，报告将创新、数字化和知识定义为发展，是避免发展陷阱的研究方向。

最后，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生态可持续性和一般绿色增长很重要。在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另一份出版物中，维拉格·巴尔瑙巴什（Virág Barnabás）（2019）的研究指出人类发展的重要性超过经济增长，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现（第33页）：“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GDP越来越忽视福祉和可持续性的主观因素，同时包含许多对福祉影响值得怀疑的成就”。在第49页，他做了如下陈述：“这就是为什么有可能甚至有必要使用除GDP之外的几个指标”。

后一种想法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补充：建议使用更多指标，这不仅是因为GDP的问题，而且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制定发展、可持续性和加强危机抵御能力越来越合适作为目标。此外，由于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因素，既然一个是量的，另一个是质的——这当然可以相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还必须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发展，增长的资源迟早将会耗尽，因此值得使用两种类型的模型。除了中等增长近似值之外，评估发达/发展状态和过程情况的模型可能具有存在的理由，该模型阐明是否存在发展陷阱的风险。

六，让发展成为目标！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是有用和有价值的。匈牙利的成绩尤其引人注目。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考虑，不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函数，而是以人类和社会发展为目标函数呢？如果我们主要根据自身的才能、历史传统和未来的挑战，寻找既能把经济做大，又能使国家更好、更发达的发展指标，那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以这种方式我们能够确保我们在加速和越来越不确定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并且在我们的发展指标方面——避免发展陷阱——至少在人均GDP方面赶上更发达国家？一个人文和社会更加发达的国家更能抵抗危机，更容易适应变化，内部的内生发展也将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们选择一些指标将发展描述为一种状态和发展过程，然后我们分析一个国家（在我们的例子中是匈牙利）在这些指标方面的表现如何。这项研究将揭示被调查国家在表征经济的质量特征方面彼此之间的差距，主要是在数量指标之外。这种方法不同于增长陷阱方法，因为它根本不检查增长指标。他正在寻找是否存在发展的答案，主要是人类、社会和日益增长的环境发展。了解这一点，就可以设定发展目标，实现这些目标至少可以像追求增长目标一样受到重视。当然，编制这样一个发展模型需要认真的研究工作。对发展和增长模型的关系系统进行时间检查也将为有趣的数学分析提供可能。在本文的框架内，从匈牙利的现状出发，在本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只能勾勒出应该设定发展目标的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人口的知识与健康状况，这对提高竞争力和总体经济状况的能力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在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也会对国家的复原力产生重大影响。教育水平很重要，不仅因为它影

响个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且因为它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研究证明，更高水平的教育可以与更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关联，从而延长预期寿命，而更健康的社会意味着对医疗保健系统的压力更小（Picker 2007；Raghupathi – Raghupathi 2020）。

经济结构和相关的生产力和效率也可以被视为发展指标。在经济指标方面，消除经济结构的薄弱环节和提高支出效率很重要。在这个近似中，我们不是从输入量的大小开始，而是从结果、效果开始，我们要改进它们。修复所需的步骤由此迭代解释，非常注重支出的效率。由此，我们正在从基于单一目标函数的增长方式转向考虑整个系统的方式，即经济、人、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并通过提高选定指标的价值，我们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平衡。下面我们将举例分析一些发展指标，如果我们为这些指标设定可实现的目标，就有可能避免陷入发展陷阱，同时又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包括经济指标，以便我们可以比较我们在这些指标和选定的发展指标的国际比较中的地位。在表2中，我总结了我认为最重要的16个经济、人类、社会和环境目标。从选定的发展指标统计数据来看，匈牙利在V4中表现不佳，远远落后于奥地利。在拟议的指标中，实物和“无形”投资的比例尤为重要。正如我们在引用的匈牙利国内和国际分析中看到的那样，匈牙利在实物投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确保其利用的人力，尤其是知识投资方面落后。也可以说，匈牙利的增长数据不错，但发展数据较弱。当然，选择相互专业一致接受的指标，需要进一步的专业讨论和研究工作，就像确定目标的价值一样。

表2 建议的发展指标和目标

经济目标	经济体制目标	知识目标	健康与环境目标
目标			
缩小人均GDP价值的地区差异	提高创新企业比重	提高劳动年龄人群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延长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
提高无形/知识投资在所有投资中的比例	提高所有部门的附加值/员工价值	降低各年龄段低学历毕业生比例	减少人口流失
从发展中发展：提高公共支出（研发、数字化支出）的效率	提高高附加值企业在经济整体中的比重	增加技术/科学 IT 毕业生的比例	减少空气污染
	减少进口在出口中的份额	提高成人教育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扩大绿地、植树造林
	数字化发展		

让我们检查一下 v4 和奥地利，如果有的话，检查一下 EU27 的一些关键指标的平均值。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创新企业的比例（表3），没有创新就无法提高竞争力，创新也是提高生产力的条件。

表3 所有公司中创新和持续创新公司的份额

国家	创新公司 (%)	持续创新公司 (%)
匈牙利	28.7	9.4
捷克	46.8	22.3
波兰	23.7	8.0
斯洛伐克	30.5	13.4
奥地利	62.6	19.3
欧盟平均	50.3	26.2

来源: 欧盟统计局 (Eurostat), 社区创新调查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2021)

在匈牙利，调查中被归类为创新型公司的比例很低。持续更新比与特定日期相关的创新绩效更重要。这对于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长期生存也是必不可少的。匈牙利的价值仅超过波兰，但明显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充足的教育也是提高竞争力和创新的重要发展指标（表4）。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9年匈牙利每1000名居民中自然科学和技术专业毕业生人数为12.3，与斯洛伐克12.9的数值相差不远，但更重要的是捷克（16.1）和波兰（20.1）的数据。奥地利的数值更高，为23.4，欧盟平均值为20.8。一个重要的数字是获得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博士学位的人数和比例。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匈牙利和波兰的数值（分别为0.2和0.3）是2019年每千名居民中最低的，而捷克为1.1，斯洛伐克为0.8。奥地利值为0.9，欧盟平均值为0.8。

但我们在这些数据上处于不利地位，即使是在25-34岁年龄组的情况下，这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尤为重要。匈牙利的值为0.6，略好于波兰的0.5，但低于捷克（1.1）和斯洛伐克（1.3）的值。奥地利值为1.3，欧盟平均值为1.2。在我们的例子中，这些值可能表明存在发展问题。知识水平高对于避免发展陷阱尤为重要，而知识水平低的人口比例持续大幅下降。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而言，匈牙利在两个年龄组中表现不佳。25-34岁人群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偏低，改善趋势也落后于其他v4国家的数据。

表4 2011–2020年25–34岁和25–74岁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变化(%)

国家	25–34岁年龄组			25–74岁年龄组		
	2011	2020	变化 (百分点)	2011	2020	变化 (百分点)
匈牙利	28.2	30.7	+2.5	20.0	26.0	+6.0
捷克	25.1	33.0	+7.9	17.3	22.7	+5.4
波兰	39.0	42.4	+3.4	22.0	29.7	+7.7
斯洛伐克	25.5	39.0	+13.5	17.7	24.9	+7.2
奥地利	20.9	41.4	+20.5	18.3	32.1	+13.8
欧盟平均	33.0	40.5	+7.5	23.7	30.6	+6.9

来源: 欧盟统计局 (Eurostat) (2021)

另一方面, 尽管匈牙利的趋势良好, 但与V4相比, 两个受检年龄组中受教育程度低(最多完成8个小学班级)的人口比例仍然过高, 而地区差异是也很大(表5)。

表5 25–34岁和25–74岁年龄组中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比例(%)

国家	25–34岁年龄组			25–74岁年龄组		
	2011	2020	变化 (百分点)	2011	2020	变化 (百分点)
匈牙利	12.9	12.4	-0.5	23.6	15.9	-7.7
捷克	5.7	7.6	+1.9	9.4	7.3	-2.1
波兰	6.0	6.2	+0.2	14.6	9.0	-5.6
斯洛伐克	6.0	7.3	+1.3	11.3	8.6	-2.7
奥地利	12.0	10.9	-1.1	20.3	16.1	-4.2
欧盟平均	19.1	14.7	-4.4	30.7	24.0	-6.7

来源: 欧盟统计局 (Eurostat)

所提供的数据支持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那些从竞争力、可持续增长和避免发展陷阱的角度来看特别重要的领域, 我们需要取得重大进展, 即为这些领域制定目标值是合理的指标。

值得更详细地审视我们的数字化绩效, 因为数字化发展是适应持续快速变化和生产力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指标之一。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技术日新月异。其中, 数字化尤为重要。但是, 仅仅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建设是不够的。没有对知识的投资, 先进技术的有效运作是不可能的。因此, 国家的发展速度将受到个人、社会、公司和州政府层面的应用普及所带来的指数级技术变革的影响。欧盟使用DESI指数衡量数字发展。在测量过程中, 它衡量技术进步、知识水平和使用率。根据2021年研究 (DESI 2021), 在检查的四个维度上, V4和奥地利达到了表6中所示的位置。

表 6 V4 和奥地利在 4 个维度上的排名 (DESI 指数 2021)

国家	一般排名	数字化基础设施	人力资本的 数字能力	数字技术 使用的 普遍性	公共服务 数字化
匈牙利	23	12	22	26	25
捷克	18	22	15	15	20
波兰	24	21	24	24	22
斯洛伐克	22	19	19	21	23
奥地利	10	11	9	11	9

来源：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 (DESI) (2021)

在人力资本领域，令人震惊的是，为员工提供信息沟通培训的公司比例仅为16%，这使我们排在第21位。这显示了与瑞士国际管理学院的IMD数字竞争力报告 (IMD 2021)中可以读到的相同内容，即公司的未来定位和适应性，其标志之一是公司是否通过进一步培训让员工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弱。在IMD数字竞争力排名中，在所调查的64个国家和地区中，我们在企业未来导向和敏捷性方面排名第62位（这也可能与表3所示的创新水平较低有关），奥地利第18位，捷克第32位，波兰第44位，斯洛伐克第60位。这表明存在严重的发展问题。应该提到的是，与向公众提供数字服务相比，我们在向企业提供数字公共服务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对于前者，我们排在第22位，这是V4中仅次于第20名的斯洛伐克的第二好排名，但对于后者，我们排在第25位，这是V4中最差的值。

我们在向民众提供服务方面的劣势也可能与用户技能、社会层面的知识和兴趣有关。但它也可能受到系统用户友好程度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方法的变化，2021年基于DESI指数取得的排名无法与往年取得的排名进行比较。

除了知识指标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与经济结构相关的薄弱环节，出口中低附加值企业比例高，基于成本的竞争而非知识和创新竞争，以及高比例的出口企业。进口于出口。这些也表明发展问题。

显然，由于所有这的综合作用，我们的经济趋同速度也不够快。从2009年到2020年，匈牙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欧盟平均水平为100，从65提高到74。同时，捷克值从87变为94（提高7分），波兰值从60变为78（提高18点），斯洛伐克值从72变为71（下降1分）。尽管匈牙利值提高了9分，但一方面波兰追赶的步伐可圈可点，另一方面捷克提高了7分，显然更难向上移动从一个已经更高的水平。总体而言，捷克最接近欧盟平均水平，而波兰则以更快的扩张速度超过了我们。斯洛伐克的落后显然需要进一步分析，因为斯洛伐克从2009年的72分不断提高到2013年，达到78分，然后就停滞不前，一直到2015年。然而，在2016年进入了下降轨道，到2019年下滑至70。之后在2020年提高到71个。以斯洛伐克为例，可能会出现陷阱情况。

在我们的案例中，可以通过提高发展指标的价值来支持更快的趋同。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对一些宏观指标和发展指标的排名。

表 7 经济和发展数据：在欧盟内的地位

目标	匈牙利	捷克	波兰	斯洛伐克	奥地利
人均GDP增长	7	12	4	13	22
投资/GDP	2	3	23	14	5
就业率（20-64岁）	13	4	16	19	12
健康状况	23	20	22	19	11
可避免死亡	25	18	19	22	13
过早辍学	22	10	5	11	14
不上学，不工作 （15-29岁）	20	11	15	21	7
受高等教育者比例	25	24	16	20	18
成人教育	20	19	23	25	8
基本数字能力	21	8	23	16	6

来源：欧盟（EU）（2021）

表7证实，尽管我们在经济指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在发展指标方面甚至处于V4国家之列，但我们明显落后于奥地利。另一方面，就奥地利而言，经济和发展指标的排名更加平衡，这可能反映在奥地利的竞争力排名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陷入了发展陷阱。然而，它强调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改变方法，更加强调发展指标。

七，总结

这篇文章想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这个以技术革命为特征的瞬息万变的时代，仅仅根据经济指标来审视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够了——尤其是如果它是GDP，这由于其缺点甚至会误导决策——增长模型。发展的进步，赶上比我们发达的国家，从而避免陷入发展陷阱的局面，必须用发展指标来衡量，并设定提高这些指标价值的目标，强调增长，这是一个量化的指标。要素，并不一定意味着发展，但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定性要素，可以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即也对定量要素产生积极影响。

匈牙利国内已有相关文献，在寻找增长结果背后的内在原因时，如何避免增长陷阱。例如，发展可以通过知识和健康水平、经济结构创造和利用知识的能力、生产力和效率来衡量。知识和技能总体水平的提高是扩大基于知识和创新的附加值的条件，同时增强了经济和社会的抗危机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也增强了竞争力。这些共同构成了可持续增长和避免中等发展陷阱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在测量时改变范式，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的名言：“一个问题不能用我们创造它时所用的相同思维方式来解决”。范式转变还意味着在独立模型的框架内，质量因素不仅要作为增长的条件，还要考虑它们自身的重要性。本文还想提请注意系统方法的重

要性。经济是一个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子系统过度拉伸整个系统的框架，就会导致失衡。除了经济之外，整个系统还包括社会，特别是人力资本，其状况和发展也会影响经济机会。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建议——经过适当的专业讨论——要做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根据最重要的发展指标的价值分析国家的发展水平，并以此为基础设定要实现的目标值考虑到。这样，可以确保经济、社会和人类条件动态地创造整个系统的和谐，并持续改进。未来的研究任务是更精确地定义发展状态和过程，进一步分析有助于衡量发展陷阱可避免性的指标，并创建一个总结它们的模型。

参考文献

- Agénor, P.-R. – Canuto, O. (2012):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中等收入增长陷阱》)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210,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s://doi.org/10.1596/1813-9450-6210>
- Boda, Gy. (2022): *Az emberi beruházások és a korszerűsödés*. (《人力投资和现代化》) Új Munkaügyi Szemle (匈牙利新劳动事务评论), 3(1): 2–14.
- Csath, M. (2019): *Közepes jövedelmi csapda vagy fejlődési csapda és a költségvetési hatások*. (《中等收入陷阱或发展陷阱与预算效应》) Pénzügyi Szemle (匈牙利《金融评论》), 64(1): 29–48.
- Csath, M. (2021): *Közepes fejlettség, gazdasági szerkezet, termelékenység és az MKKV szektor*. (《中等发展、经济结构、生产力和中小微企业部门》) Köz-Gazdaság (匈牙利《公共经济》), 16(2): 78–90. <https://doi.org/10.14267/RETP2021.02.06>
- Csáki, Gy. (2018): *A tajvani oktatási rendszer – kiút a közepes jövedelmi csapdából*. (《台湾教育体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 Köz-Gazdaság (匈牙利《公共经济》), 13(4): 183–198. <https://doi.org/10.14267/RETP2018.04.09>
- DESI (2021):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dex (DESI) 2021*. (《2021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 (DESI)》) Thematic chapters. European Commission.
- EBRD (2019): *Transition Report 2017-18. Sustaining Growth*. (《转型报告 2017-18。持续增长》) European Banks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https://2017.tr-ebrd.com>. (下载日期: 2021年11月27日)
- EBRD (2021): *Transition Report 2021-22. System Upgrade: Delivering the Digital Dividend*. (《转型报告 2021-2022。系统升级: 交付数字红利》)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s://2021.tr-ebrd.com/>. (下载日期: 2021年12月1日)
- EC (2020): *Falling into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Study on the Risks for EU Regions to be Caught in the Middle-Income Trap*. (《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欧盟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研究》) Final Report, LSE Consulting, European Commission, June. 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sources/studies/middle_income_trap_en.pdf. (下载日期: 2021年12月1日)

- Eichengreen, B. – Park, D. – Shin, K. (2013): *Growth Slowdowns Redux: 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 (《增长放缓 Redux: 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证据》)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6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doi.org/10.3386/w18673>
- EU (202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Monitoring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s the SDGs in an EU context, 2021 edition*. (《欧盟的可持续发展。 欧盟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监测报告, 2021年版》) Eurostat. <https://doi.org/10.2785/195273>
- Felipe, J. (2012a):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 Part 1*. (《追踪中等收入陷阱: 它是什么, 谁在其中, 为什么? 第1部分》)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06,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s://doi.org/10.2139/ssrn.2069645>
- Felipe, J. (2012b):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 Part 2*. (《追踪中等收入陷阱: 它是什么, 谁在其中, 为什么? 第2部分》)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07,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hdl.handle.net/11540/1596>. (下载日期: 2021年12月1日)
- Garrett, G. (2004): *Globalization's Missing Middle*. (《全球化缺失的中间地带》) *Foreign Affairs*, 83(6): 84–96. <https://doi.org/10.2307/20034139>
- Gill, I.S. – Kharas, H. – Bhattasali, D. – Brahmabhatt, M. – Datt, G. – Haddad, M. – Mountfield, E. – Tatu, R. – Vostroknutova, E.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东亚文艺复兴。 经济增长的想法》)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s://doi.org/10.1596/978-0-8213-6747-6>
- Gill, I.S. – Kharas, H. (2015): *The Middle-Income Trap Turns Ten*. (《中等收入陷阱十周年》)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40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s://doi.org/10.1596/1813-9450-7403>
- Huang, Q. – Liu, G. – He, J. – Jiang, F. – Huang, Y. (2017):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the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sian Experience and the PRC's industrial policy orientation*.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造业转型: 亚洲经验与中国的产业政策导向》) ADBI Working Paper No. 75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DBI) Tokyo.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325011/adbi-wp752.pdf>. (下载日期: 2021年12月1日)
- Im, F.G. – Rosenblatt, D. (2013): *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 (《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和实证调查》)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59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s://doi.org/10.1596/1813-9450-6594>
- IMD (2021):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21*. (《2021年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 IMD Lausanne. <https://imd.cld.bz/Digital-Ranking-Report-2021>

- Legatum Institute (2021): *The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A tool for transformation, 2021.* (《Legatum 繁荣指数. 转型工具, 2021 年》) https://www.prosperity.com/download_file/view_inline/4429. (下载日期: 2021年11月28日)
- Maslow, A.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人类动机理论》) *Psychological Review*, 50(4): 370–396. <https://doi.org/10.1037/h0054346>
- Matolcsy, Gy. – Palotai, D. (2019): *Hungary Is on the Path to Convergence.* (《匈牙利正走向融合》)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view*, 18(3): 5–28. <https://doi.org/10.33893/FER.18.3.528>. 中文版: <https://www.mnb.hu/letoltes/hsz-2020-cn-s1-matolcsy-palotai.pdf>
- MNB (2020): *Productivity Report 2020.* (《2020年生产力报告》) Magyar Nemzeti Bank (匈牙利国家银行). <https://www.mnb.hu/letoltes/tj-en-digitalis.pdf>
- MNB (2021):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21.* (《2021年生产力报告》) Magyar Nemzeti Bank (匈牙利国家银行). <https://www.mnb.hu/letoltes/mnb-competitiveness-report-2021.pdf>
- Ohno, K. (2013): *Learning to Industrialize. From Given Growth to Policy-aided Value Creation.* (《学习工业化. 从既定增长到政策支持的价值创造》) Routledge, London.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085530>
- Palotai, D. – Virág, B. (2016): *Competitiveness and Growth.* (《竞争力与成长》) Magyar Nemzeti Bank (匈牙利国家银行). <https://www.mnb.hu/en/publications/mnb-book-series/competitiveness-and-growth>
- Paus, E. (2017): *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novate or Perish.*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创新或灭亡》) ADBI Working Paper 68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Tokyo.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231951/adbi-wp685.pdf>. (下载日期: 2021年12月1日)
- Picker, L. (2007):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Health.* (《教育对健康的影响》)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3., March, Cambridge, USA. <https://www.nber.org/digest/mar07/effects-education-health>. (下载日期: 2021年11月26日)
- Raghupathi, V. – Raghupathi, W. (2020):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on heal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OECD countries for the period 1995–2015.* (《教育对健康的影响: 1995–2015 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实证评估》) *Archives of Public Health*, 78:20. <https://doi.org/10.1186/s13690-020-00402-5>
- Rippel, G. (2017): *China – Rebalancing and Sustainable Convergence.* (《中国——再平衡与可持续融合》)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view*, 16(Special Issue): 50–72. <https://en-hitelintezetiszemle.mnb.hu/letoltes/geza-rippel.pdf>
- 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 (2021): *Global Index 2021.* (《2021年全球指数》) <https://www.socialprogress.org/global-index-2021>. (下载日期: 2021年11月28日)

- Spence, M. (2011): *The Next 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 (《下一个融合。多速世界中经济增长的未来》)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 Spence, M. (2022): *Regime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全球经济的政治力量更迭》) Project Syndicate, 14 January.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economy-regime-change-lewis-turning-point-by-michael-spence-2022-01?barrier=accesspaylog>. (下载日期: 2022年2月10日)
- UNDP (202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he next frontier.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Anthropocene*. (《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下一个前沿。人类发展和人类世》)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New York.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895090>. (下载日期: 2021年12月1日)
- Virág, B. (2016): *A gazdasági felzárkózás nemzetközi és hazai tapasztalatai*. (《经济赶超的国际国内经验》) Előadás, Versenyképességi és Növekedési Fórum, június 24. (6月24日, “竞争力与增长论坛”报告) <https://docplayer.hu/43456702-A-gazdasagi-felzarkozas-nemzetkozi-es-hazai-tapasztalatai.html>. (下载日期: 2022年2月10日)
- Virág, B. (2017): *Új Világ – Kihívások és Válaszok*. (《挑战与应对》) Előadás, HBLF Pénzügyi Csúcstalálkozó, április 20. (4月20日, “匈牙利商业领袖论坛金融高端研讨会”报告) <https://docplayer.hu/106103602-Uj-vilag-kihivasok-es-valaszok.html>. (下载日期: 2022年2月10日)
- Virág, B. (2019): *Long-term Sustainable Econo-mix*. (《长期可持续的经济组合》) Magyar Nemzeti Bank (匈牙利国家银行). <https://www.mnb.hu/en/publications/mnb-book-series/long-term-sustainable-econo-mix>
- Žuk, P. – Savelin, L. (2018): *Real convergence in Central,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中东欧和东南欧的真正融合》)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212/July 2018, European Central Bank. <https://doi.org/10.2139/ssrn.3215693>